

特色崇明
立夏麦蚕香

陆茂清

麦蚕,是古来崇明三岛立夏时节尝新的美食,吃麦蚕也是立夏的习俗。说明一下,麦蚕不是蚕,也不是生在麦类上的虫,而是由行将成熟的青麦粒加工而成,因形状像蚕宝宝,被赋予了“麦蚕”的美称。立夏时节,麦子已经灌浆,日变饱满,逐渐收浆成了青绿色的软颗粒,成熟早的隐现青黄色,这就是麦蚕的食材。清人吴澄的竹枝词《五月农忙天》中,就有麦蚕的吟诵:“拉麦将儿置草窠,溲尿溲尿嘱亲婆。架厨内有麦蚕剩,爬糍同倾甬粥和。”大意是谓,出去收麦时把小囡放在草窠里,大小便交给在家的祖母料理,菜厨里还有剩下的麦蚕,与饭爬糍掺和着煮粥吃。

麦蚕好吃,制作说简单也还不容易,须经过好几道工序:摘穗、脱粒、炒熟、清除麦壳麦芒……我小时几乎年年吃麦蚕,是由母亲操办了享受的。想当年家境贫寒,平时少有零食吃,加之麦蚕天生好滋味,一到立夏时节,就吵着要吃麦蚕。听得母亲说要炒麦蚕了时,满心欢喜,紧紧跟随不离左右,自告奋勇帮这帮那。先是去麦田里,拣籽粒已成饱满的麦穗摘下来,俗称“拉麦穗”。回家后脱粒,方法是或按在擦板上搓揉,或装进布袋往凳板上甩攒。不能用力过猛,以防麦粒破裂,糊状的淀粉与麦壳麦芒粘在一起。再把脱粒的麦子倒进铁镬子里炒,这是麦蚕好吃与否的关键工序。重要之点在掌握火候,火大了容易焦,焦了就变味了,这是无法挽回的。所以家长一般不让小囡烧火。当年母亲总是请好妈做帮手,一个烧火一个炒,灶上灶下紧密配合,不时“火大一点”“幽一点”“正好”交流情况。记得我是上了初中后,几经测验才取得炒麦蚕烧火资格的,过程中也曾烧焦过,惹骂还是轻的嘞!炒熟的麦子保持着可爱的青绿色,而麦壳麦芒已变干枯与麦子分离,廪去或筛了,剩下纯净的麦子,看上去像幼小的蚕宝宝,这就是叫名“麦蚕”的由来吧。麦蚕香香的,暖暖的,软软的,抓几粒放进嘴里,又香又糯又有点甜味,味道好极了。牙齿健全的,特别是

孩子们最喜欢吃这种麦蚕。麦蚕的另一种,要经过再一道工序。炒熟的青麦子稍事冷却,用磨子磨,因为麦子里含有部分水分,磨子里吐出来的麦粉粘结成条,形状也很像幼蚕。这种麦蚕为牙齿不全的老人最欢迎,入口即融,容易消化。也有的加些糖,搓捏成筷子粗寸许长一段段,或是放点盐做成咸的,吃起来另有好滋味。说起旧时的吃麦蚕,难免几分苦涩。立夏前后,小熟主粮麦子还没有收割,正值青黄不接时。众多穷苦农家食不饱腹,孩子哭着要吃的,家长难过又心痛,只好采点青麦穗,炒了给他们充饥,就这样,挨度了一年又一年的春荒。又小时候听长辈里讲,吃一次麦蚕,相当于少吃三顿粥。因为麦子还没有长足,吃了不合算,地少缺粮的人家,是舍不得多吃的,立夏习俗的缘故,炒一点尝尝,算是立夏吃过麦蚕了。盖因县志里有记载,立夏尝新,可免除“疰夏”即夏季常见病,保一家老少安度盛夏酷暑。时下过的是小康生活,信奉饮食的考究。麦蚕属粗粮,是地里长,手工做,味道好,营养高,无添加剂,货真价实物美,吃穿有余的城乡各式人等,将它当作休闲食品、精美小吃。立夏时节,自己动手的不少,享受美食又享受过程。旅游景点上也有卖的,上面介绍的两个品种都有,曾多次亲历亲见,男女老少边吃边看,津津有味又津津乐道。

心香一束

崇明的五月

汤朔梅

崇明,今年的五月有些特别——那是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开幕的日子。友人说,一定要去崇明,不仅因为是花博会,还在于,它是上海这座大城市的一片净土。你还能在哪看到迁徙的候鸟,明天的萤火虫?看到梦幻的星河,暖暖的炊烟?那反问把思绪牵得很远。我似乎嗅到缕缕的馨香。那是什么香味呢?不怎么撩人,却是那样的沁幽。有植物的清芬,有花蕊的荷尔蒙。绵长而执着,直抵肺腑。其实,崇明对于曾经的我是隔膜。当年大学的同学,回老家崇明,起码得两天。掐头掐尾,一天半的时间在路上。因为这,我之前没去过崇明岛,只是在地图上搜寻:长江入海口似张开的嘴,崇明岛像是舌苔,欲说还休。多少年啦!而踏上它的土地是在隧桥贯通后。父亲年轻时在崇明待过一阵,回来后没去过。他很怀念同吃同住的东家。每次回家,都是那位大哥赶着牛车把父亲送到码头的。父亲回来总会带回饭痂似的面饼。那饼型似锅底而薄,大概是用玉米、高粱糊烙的,上口松脆。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但又说不出是啥口感。面饼是东家给的。那次陪父亲回崇明,也在五月。父亲说,那大哥叫范在田。“范在田”这个名字好。“范”与“饭”谐音,饭是从田里来的。正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思。到了。当年的房子还在。门开着,没人。一后生带我们到村里棋牌室。见了范在田老人。俩人先是一愣,真所谓“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等确认近五十年前的对方时,俩人紧紧抱在一起。到了他家,我们坐在条凳上,大娘忙着倒茶水。四壁挂着犁、耙、网兜,杳见里是田刀、铁锹之类,还有一捆捆的干芦苇整齐地墁在那里。泥地上有些苔痕。看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灶台,我就想起了那面饼。趁他们班荆道故,我出门闲逛。崇明岛的空气特别清新,所以植物的叶脉纹理格外清晰,毫不含糊。空气中弥漫着五月特有的气息,里面混杂着花香、草味还有水土的芬芳,似乎隐

隐觉得是那面饼的粮食香。再细细咀嚼,觉得不全是。那是我第一次上崇明岛,来去匆匆,但我喜欢上了它。又隔了好几年,参加作协采风再来崇明。也是五月天。清晨,驱车沿陈海公路一直向西。路面宽,车少,掘巡航按钮,车匀速前行。风裹挟着绿意拂面而来。车头犁开绿浪,规整的林带,杂树生花,红白蓝紫,莫可名状。林带的空隙处,路河的交叉口,闪过脉脉水田和白墙的农舍。这样的节奏感,使约七十公里的车程,一点不觉漫长。我们走进长兴岛造船基地,那里有宽阔的码头,高大现代化的厂房,还有一系列战舰;我们参观青草沙供水库区,碧水盈盈,称得上烟波浩淼;我们流连在东滩湿地,大概已过了候鸟迁徙的季节,但远处依然有沙禽海鸟掠过,啾啾声空濛。青嫩的芦叶能包粽子了,芦苇下面,退潮的细流淙淙。蜻蜓,弹涂鱼正活泛着觅食。路口的树荫下,三五老人操着本地话,卖蚕豆、土豆等,闲适地打发时光。崇明少



风景 (油画) 卢成刚



天竹 (国画) 黄阿忠

往事悠悠

听爷爷讲抗日故事

崔立

爷爷的故事,是围绕着战争年代展开的,这一点来说,我是无比自豪的。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产生了争执,他们认识许多当过兵打过仗的人,问我认识吗?我抹着眼泪回家和爷爷说,感觉很委屈。哪里知道爷爷说,我曾经就是抗日战争保家卫国的一员。我有些诧异,爷爷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打过仗的人。爷爷说,我给你讲讲我那些牺牲的战友的故事吧。爷爷讲的第一个,是他的一位女战友,面对敌人的严刑逼问却毫不畏惧。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问她,你告诉我你们八路军其他人在哪里?你们有多少人?你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说了我们就马上放了你。女战友说,我们八路军的人到处都有,我们有千千万万的战士,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把你们这群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土地……刽子手被激怒了,气急败坏地说,你要想好你今天自己所说的话,你是真不要命了吗?女战友吐出一口血,说,身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死,怕什么!后来,这位女战友就被敌人给枪杀了。爷爷讲的眼圈都红了,我听着鼻子也酸酸的,眼泪一度要滴下来。爷爷给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他们参加的一次阻击战,在一处高地上,爷爷所在的团筑起了前三层后三层的工事,这是他们为掩护大部队撤退争取时间而建起的火力屏障。果然,在他们筑起不久,还来不及喘口气时,敌人的飞机就像恼人的巨大苍蝇,轰炸声不停在头顶响起,阵地上顿时就像是掀起了巨大的火的海洋。好几个战友在一阵阵连绵不绝的炸响中被激荡的气流掀起,倒在血泊中。在飞机的轰炸声过后,数不尽的手持刺刀的日本鬼子又像一只只讨厌的蚂蚁样地往阵地上冲来,随着一声铿锵有力地“打”,战友们打响了手上的枪,子弹像密密麻麻的雨滴奔袭着而上……那一战,全团坚守阵地三天三夜,给大部队的撤离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说到此,爷爷停顿了下来,眼圈也红了,不说下去了。后来呢?我急急地问。爷爷叹了口气,站起了身,从屋子里走到了屋子外,外面的阳光很

好,照在院子里的土墙间,那里长着碧绿碧绿的菜,一年四季,收获着一茬又一茬。我说,爷爷,我明白了,那些欺负我的同学,就像你那个时候的日本鬼子,我也要和他们战斗……我的话没说完,就听到“啪”地一声,脸上顿时吃了痛,爷爷甩开手,居然打了我。我木讷地摸着被打疼的脸,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呜呜哇哇地哭了起来。爷爷没再理我,迈开步走出去了,我只看到爷爷的背影,走过了院子,走到了河滩边,又在那里坐了下来,沉默良久。爷爷打了我。我碰到父亲时,便迫不及待地告了一块。父亲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父亲。好一会,父亲说,你应该和那些与你有关的同学和好,他们不是你的敌人,不需要和他们战斗,他们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我不懂。但我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主动和那几个同学道了歉,还说,我的说话方式和口气不好,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他们先是一愣,然后笑呵呵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也有错,我们也有错呢!我把和好的事和父亲说了。父亲这时就给我讲了爷爷的那个故事的后来。后来,他们坚守了三天两夜,大部队得以撤离,但爷爷的那个团,几乎就打没了。全团一千多号人,剩下的加上伤员都不到二十个人。爷爷为什么要讲那两个故事呢?那个女战友是主动请缨去执行任务,不然被捕和牺牲的该是爷爷。还有那些要好的战友们,都一个个地在阵地上牺牲了。对比那些死去的人,活着本身是多么的幸运。或者说,爷爷一直也认为,是他们的死换来了他的活下来……父亲好一会的沉默。我也沉默了好久。又到了爷爷去驻马店的日子。以前我都不懂,爷爷为什么每年的这几天都要去一趟驻马店。现在,我明白了。我说,爷爷,我陪你一起去。爷爷没说话。爷爷的眼圈红红得。